

指鹿圖

陳曉朋

鹿做為一種理想的象徵使用，指鹿圖就是指路途，也就是指出抵達目的地的必經路徑。本次個展一共展出《我好想變成一個作家》、《獻給那些藝術家的禮物》、《地圖集》三個系列的作品，前兩者檢視外在對於我的藝術思考和學習的影響，後者描述近幾年來我個人內在創作思考的過程。

一、《我好想變成一個作家》

對我這個世代以及更年輕世代的藝術家們來說，論述的能力是個基礎的要求與訓練，這個現象反映現今藝術家所面臨的挑戰、藝術如何被看待與藝術定義的轉變，以及現當代藝術被納入思想體系範疇的事實。我以為論述和創作之間存在著一個奇妙的關係，如何保持平衡的狀態是門大學問；書寫論述有助於創作思考，但這不代表藝術的文字化或理論化。

我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在深刻影響我創作思考的藝術家當中，有許多人都是幾何抽象藝術家，而他們大多是所謂的「作家中的作家」。我結合六組書寫創作狀態的文字和我的工作室場景，試圖表達我對書寫創作的看法；而我所提到的我想要變成一個作家，意思並非想要成為用言說來創作的人，而是我想成為和那些幾何抽象藝術家一樣好的藝術家。

二、《獻給那些藝術家的禮物》

在當今的學院環境中，美術學系的學術內容究竟為何？扣除傳統再現技藝的養成與美學形式的操作，我們所面對的將是無所不包的議題與無邊際限制的知識範疇。我感到有點無能為力，不禁開始懷念起自己的學習歷程，那是一種極其主觀與十足藝術家論式的學習——我從其他藝術家身上所觀察到的與所理解到的人、事、物。

我選擇以（藝術家的）書的形式來創作，在於我以為書本可做為一種知識（學習積累）的代稱。我從自己過往作品中選出十件做為主要圖像的來源，取其造形形似之名來搭配圖像內容使用。如此的運用方式，一方面向給予我創作靈感和養分的藝術家致意，另一方面也對「資源回收」自己過往作品的動作（檢視藝術家的所做所為）幽默一笑。

三、《地圖集》

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我的作品多以組件的方式呈現，這種系列性的組成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突顯特定的思考系統。以《台北系列》為例，我描繪自己在台北曾經展出過的展場，目的不在展示我的展覽履歷，而是以自己的經驗為說明，來凸顯與我相似背景的藝術家和展出單位之間的位置關係。

我收集自2010年開始，到目前仍在發展的幾個主要創作系列的草圖，透過數個階段對於同類題材的重製，一方面試圖保留素描做為美好事物起源的思考狀態，另一方面去除它為達快速再現想法的原始粗糙質地。這系列由草圖重製的作品不再是草圖，也不是原來由草圖所發展出來的作品，我希望這種描述進行中狀態的作品能更有效顯現圖像背後的思維系統，亦同時能揭露創作中的工作程序。